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一

宋 林希逸 撰

記

報暉堂記

莆陽吳畢公去冬之半過余溪上求記其所謂報暉堂者余諾客而退於心戚戚焉悲吟累朝乃慨然而嘆曰為子易養親難養親易報親難余不幸早孤與吾母相

依踰五十年少為癡兒粗知力學求以盡為子之責而已未有以養也長落江湖以侍親之歡不若養親之志滯留兩學何止百戰髮已半白而後苟竊升斗之養而又與世寡諧屢進屢斥每以動吾親之憂怡愉之奉歲月能幾何哉風木俄悲而身亦老矣修名不立為世棄人罔極之天痛何所報每思東野之言未嘗不自悲且自愧也今吾子架斯堂也為斯名也承顔問視朝斯夕斯而且以文浼於諸公南北贈言充溢几格持此以奉

加飡之笑何樂如之況聞子之所自出孝子郭氏也余嘗誦𠏉軒雙闕之記想慕其人每過其廬必躊躇不忍去幸而識之如一見焉以余之悲思子之樂而又美其聞見所自來能不歎美矣乎因為此記併述余心亦願子知吾由前之所以愧者而日加勉也咸淳五年四月林某記

南劒州梅埜徐公祠堂記

陳歲臘月未半延平新使君以書抵溪上曰吾郡有兩

賢堂復齋與梅埜並祀也既燬而復衆以其地廹隘不稱兩公之居將以梅埜獨祀於演山堂梅埜於子為知己宜為我記之余曰侯領印未數日郡事費爬植甚而首務及此賢矣哉抑余聞昔賢以循吏名者固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然有三年而代者五年而代者民思其德千載若存桐鄉之於朱邑寇之於卓茂是也今梅埜先生以某年某月領郡某月某日歸其留也堇堇六十日其去也攀轅截鐙遮路苦留至於間道遁去今亡矣而郡

人尸祝之心猶拳拳若是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或曰公之初來峽陽方洶公諄諄然以赤子視之貽書出教曉諭勤勤故人感其心皆棄鋤梃而去僅拘一二倡者以謝公亦薄罰而縱之一郡帖然抑齋獨雖以數年之勞而公附集於談笑之頃民之所以不能忘宜也余曰不然是特其迹之一爾儒以道得民道豈有迹哉吾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及其相魯也甫三月而化成豈非綏來動和之際心孚神契目擊道存烏可以久

近計烏可以一事名哉公學聖人之學者也生平踐履蓋得於伊洛攷亭遺書大廷之對所謂得力處者即公自得者也故居家盡其孝立朝盡其忠其仁滿腔而根於心者見面而盎背想其蒞於斯也搴帷而出凝香而坐士之見者曰吾父師也民之見者曰吾父母也捨我而去何其亟吾以心慕之去我未久而不慭遺吾以心思之以邦人終始之心而起陳侯慕向之念是祠也非以像祠也以心祠也太虛長存此心不死則梅埜之祠

嘗與演山相為長久矣梅埜先生徐氏信安人諱某字某仕止工部侍郎贈某官祠以戊辰季冬望日始事嗣歲三月告成是為咸淳五年四月日林某記

莆田方氏靈隱本庵記

咸淳五年夏四月余以金鳳之戚至莆謁寺丞方君於其居既入拜鐵庵先生之像退而坐心田之室君語余曰吾祖長官葬靈隱山下而祠於南山之薦福薦福有田長官子六人所共施也每歲中元祀於祠六房子孫

預拜者數千人香火三百年如一日近以僧貧賦重其寺幾廢余承先志强為扶幸而成緒後村已為我記之獨靈隱之墳去城三十里守者僅一夫其居又遠故前此有傷其薪木者常時拜掃歲一至六房各一人他子孫多不識其處吾翁嘗病於斯矣未及廣之余今謀之族老約以澆松之日不拘蒸嘗分數凡命士舉人監學生皆得預焉又思其至無所容遂於墳側為室三間中則祠堂飲胙之廳西居庵僧東住墳客買田十二斛

以食之田存則庵存庵存則松楸百世無恙矣其年其月始事某月既成取吾翁譜序之語名之曰本不書無以告來者願書之何如余曰世不古而大小宗之法亡蓋自采地先廢始采地存則族而聚者有所系不至於輕去其鄉而忘其祖漢人猶以封侯得國為重者實吾意也千百年來此意泯矣固有買田清穎而瀧岡日遠買田陽羨而去蜀萬里者雖大賢有所不免要不可以為訓獨高平公眷眷姑蘇之族而有義莊田焉非徒為

族黨計實為墳墓計也今贍塋之典盛於莆君家族大而系遠故此事尤盛長官之祀既有田薦福矣君為此庵又買田以贍守者且欲使六房之後皆無忘其始戚鐵庵未為之志廣前人孝愛之心君誠知本矣昔孟子有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此為墨氏兼愛者發墨氏以愛為仁而不能盡此心之理故其弊也失其本而至於無父今君推一念之愛自其禰以及其祖又以及其族親不流於泛遠不至於忘充仁之端盡愛之理蓋得

此心之正者賢矣哉然則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知其本者心也人能全其本心則知祖矣知祖則知天矣余迂矣爲君嘗試言之君亦嘗試聽之矣寺丞名某字某長官十二世孫也是歲已巳端陽後十日林某記

重造應天寺記

應天古禪刹也開山師諱智淳白嶼人初行江干見水中青蟇爲旹所蔽撞破而出因此有省遂棄家學佛徧游諸方聲價動江湖崇寧四年掛單京刹帝知其名擢

主西寧州萬壽寺師進倡力辭久而歸閩寄跡青鳳山閘師以巨刹致不可即其居訪之兀坐蒲團煨芋煙滿室迎送不出户限師益賢之歲晚還鄉遂剏此寺此疇昔故老所傳也寺之始事以紹興二年壬子則梁題有之距今一百三十八年舊為屋數百楹去溪干之市纔里許即石橋東望飛簷横脊隱隱綠陰間游觀者不絕中因寺前巨浸昔田今溪闕　歲入浸微官征日急主僧困於吏屢易屢逃遂以他寺歲拘之堂宇厨庫俱

壞四圍荊棘泆人牛羊出入不禁佛殿穿漏僅存門與中間一堂柱皆跣立門之西壘墼不盈丈一僧守之過者愴如也余因溪橋之役偶一至焉僧指殘碑以告碑之所載即崇寧三偈是也余素敬師名知為師舊宇乃謀補葺之弟歲儉鄉貧助施能幾余方强勉以畢橋事於是去難圖易程力即功中殿撤去榱瓦與門一新又增以左右翼室兩廡東西共長三百尺是則更造也姑俾周阿稍完茍焉具體而已如師願力諸佛護持他日

必有盡復其舊者因書以告後之人且併補其本末失傳之缺是役也始丁卯季冬迄己巳中春縻金錢若干幹緣僧某董役林校尉德政是歲為咸淳五年三月林某記

潮州開元寺法堂記

開元寺法堂潮陽官吏祝堯之地也寺始甚雄中有子院三十六紹興燬於虜冦後雖更造僅有佛殿羅漢堂三門兩廡而已餘皆豪民大姓據為列肆矣堂則無有

也虹節之禮移於光孝趙侯師岩曰嘉禮然乎哉請於公朝盡復其舊以爲室而後呼讚之儀始肅時嘉泰甲子也屋久而敝壬戌之秋颶風大作堂仆焉虹節之禮又移於戒壇閱歲八更守四無有動念者咸淳巳通守林侯實來適行郡事乾會壽崇節禮行郡之簪纓黄髪集騶隸縱横肩袂交午喧聲如虚市侯愀然私自念曰祝吾君以萬壽盛典也一壇餘地不盈數丈洶湧叢錯如此吾儕俛首苟率以就事非不恭乎於是求老

緇之賢者曰惟靖以開元致之捐俸金百萬俾就此役爲屋九間其深丈有六廣三之前後諸棟皆易以石闕傑伉好殖殖潭潭觀者聳異而民不與知庀工於仲夏某日越某月堂成僧來請記余曰事之已廢而難復者豈皆力不足哉顧此念何如耳斯堂也上下二百年始廢於紹興而趙侯復之再廢於壬戌而林侯復之二侯非求益於佛者也尊莫尚於吾君事莫嚴於誕節即心揆禮必肅必虔豈非臣子所宜然哉彼拜稽於薦嚴之

所而不病其名汩塞於梵戒之庭而不嫌其熳何獨無此心乎嗟夫千秋立節雖始於唐而華封之傳自放勛始至如天保之報壽指南山此詩人所歌詠者然則古今臣子此念大抵同也古今所同而間或忽之余於此能不起敬乎抑當趙侯時郡力方裕其為之也易今朱提之綱符移火迫綠林之擾桴鼓日嚴郡之焦勞久矣侯於此時暫領郡印而急先及此方之昔人尤可敬矣是宜書侯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以承議郎通判軍州

事其年六月日具位林某記

潮州重修韓山書院記

韓山書院余聞之舊矣咸淳五年夏季有以三陽士友之書來溪上曰韓山文公故廟址也前使君鄭公良臣築室於斯扁其三門曰城南書莊論堂曰宗道祠室曰泰山北斗文公中居天水趙公左濂溪槎溪二公右兩廡四齋職員十生徒倍食之以田則鄭公所撥陳公圭買之自淳祐癸卯迄今未三十年藩夷譽鈌橫者植者

俱嶔凛凛若將壓焉今通守林侯適攝郡事一日率諸
生謁祠下講畢周旋四顧曰潮之士知學自文公始亦
猶文翁之於蜀常相之於閩也邦人奉公香火於今數
百年不忘公之教也我朝以來邦之人物有登從槖者
亞賡庭者冠蘭省者釋褐宗庠者擢英儒科每詔不絶
家有絃誦之聲里列衣冠之族皆公賜也前人為此室
蓋繹公之教思相期於無窮此而不葺吾愧焉於是捐
俸金四十兩命堂長林震曾董其役凡室之材無分鉅

細摧折者易之腐缺者補之楹之礎高至數尺去瓦之
敝重覆一新自門堂齋廡以至庖湢與外之九賢堂皆
完且固仲春始事首夏迄工郡方焦熬需調百出侯僉
及此實人所難闕而不書惡乎可顧記之余曰侯為郡
政汲汲教事知所先後誠近道矣然士莫難於學學莫
難於師今潮人之所師者文公也而况游泳於斯日瞻
遺像其可不知所敬慕乎慕之云何是必曰起八代之
衰者文矣濟一世之溺者道矣疏犯人主之怒者忠語

折三軍之帥者勇挹衡山之靈而雲霧去之惡鱷魚之暴而風雷驅之是固公之可傳可敬者抑所謂浩然而獨存者果何物哉狀公之本末莫妙於坡仙一記吾儕必以是思之夫是之謂善學矦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

是歲己巳孟秋朔具位林某記

道山之宇記

莆方兄準余齊年景揖之子也為堂於所居之側而名以道山之宇負東巖臂烏石而面西山四時臺榭春日

靚粧夏曰來風秋曰見南冬曰索笑中有亭曰聳翠前門曰櫟園後門曰迎隱與羽士之居為鄰也以書求記余曰孤舟尋壑倚杖看雲守八九椽之居畦數百本之韭此貧而為樂者之事也苟有力焉則品竒章之石譜洛陽之花種木千章樹蘭九畹駕花外之車縱荷間之舫彈筝擊筑飄裾曳袖於其間樂則樂矣然平泉有詩而主不留焉輞川雖圖而門嘗鎻焉此退之所以為坊者傳也今子之家傳六藝有囿也羣書有苑也燈窓之

暇乃欲游息於斯俟學之成需時以進入蓬巒之圃觀右文之藏瀹茗汗青之間舉杯方壺之上於是吟太液賦上林於退朝歸院之餘預賞花釣魚之宴其游愈華其觀愈大道山又其發軔爾昔吾爲少蓬嘗請道山之扁既拜宸賜以揭以鐫隨以罪去回首舊遊又記此室嘆且愧焉咸淳巳巳元日鬳齋林某記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一

竹溪鬳齋十一藳續集卷十二

宋 林希逸 撰

序

安晚先生丞相鄭公文集序

隆古盛時明良並世其都俞㕟廟之上大抵皆有道有文之士也觀之書焉舜之禹臯伯益商之伊傅仲虺周公召公盛德大業格於皇天而曰歌曰謨曰訓曰誥凡

子雲所謂渾渾灝灝噩噩者皆數君子為之也吁何其盛哉歐公嘗曰文章事業士不兩能蓋非為斯時發也漢唐輔相豈無其人然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功名著而不以文稱韋平康薛常楊燕許詞藝勝而事無足錄論人物者每每遺恨於斯蓋三光五嶽之氣分矣獨我朝諸大老前乎韓富馬呂後乎張李二趙其人如泰山喬嶽其文如黄鍾大吕紀諸旂常者駿閎垂之簡帙者炳燿吾宋之懿所以上並帝王而諸公亦鍾天地之全美

也求之近世則有如安晚先生丞相鄭公者焉公早游太學即有異聲越從經以至大用髙文大冊流布人間黼黻兩朝既極文章之用敷陳九陛無非仁義之言諫藁多焚僅存其畧乃若淵躍龍潛初繼大統兩宮同異監在治平公竭忠忱以裨聖孝時則有甲申尊親之書逆全驍張聲震江南廷議不齊類唐淮蔡公贊其決卒成聖功時則有紹定當國之書親事法宫乾綱甫正公憂旁落力折機牙時則有政柄之疏和使往來國是未

一公條開甚迮如著龜時則有邊備之疏他如敬思二銘元吉十箴與夫祖訓四言發揮帝夢又宗社之大計也功言共立不既偉乎而況端明改紀登良去凶宇宙耀明娩美元祐中遭讒妬公身雖退而當時諸賢迮無王呂之禍雖嘉淳而下局面屢移賢否豈不迭進而丁史之去如棄弁髦豈非聖學高明黑白終定講明輔導要有其先是非甘盤之力乎方公之再相也嘗以輔政無狀為謝穆陵自指聖心曰丞相之功在此然則大人

格君之業公實有之天下有所不知而先皇獨知之也文章又其餘事爾余嘗因是思之元豐末年燕詒置傅使酬神祖之言鼎湖龍御為世少延俾溫國輔贊其間得殫忠益異時紹述一語必無所投其姦則邪正紛紛亦不如是其酷也公之所學所遭頗與文正相類追傷往事益歎穆陵之聖而有感於公今公薨十有七年諸孫粹公遺文而出之以余受公異知俾為之引余思疇曩初登朝公留經幄時得從容侍筆研知公學窮古今

出入經史胷中所有浩如也鎔煉而出俄頃千言形之聲歌興味尤遠豈常流所可及然且樂取諸人叩擊不已一語中肯擊節賞味如自已出集思之益容人之度蓋於是槩見焉因以併識於此

次雲方先生詩集序

余嘗因論世尚友之言而後知古人所以慨惜人物者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而必求之詩書是豈忽近而騖遠哉蓋宇宙茫茫人物能幾同乎伊尹猶有莘朱獻

子之友已忘其三向非孟氏一言則俱泯泯矣網山先生嘗曰在昔乾淳莆之人物最盛其間數大老若文節次雲景韋漁仲皆千載人物今艾軒以集行夾漈通志溪東藝圃久傳於世可以讀其書而知其人獨麟臺方公既歿其後浸微平生著述片紙不存其可傳者惟古律詩兩卷亦復沉没不顯姓氏僅見於艾軒銘是豈非可重慨惜也耶公嘗自言吾文如雨沛然而作則奔注百川瀰滿萬壑當時一滴無之蓄之渟泓發之閎肆其

抱負果何如哉閒公初給札時吏白策題例先得公揮手叱之翰長聞而不樂遂取三國六朝兵爭險要錯綜其問以困之公入擒文一覽而笑雍容奮筆終篇萬餘言南北數百年攻守得失如指諸掌何愧於歐蘇哉是所謂沛然如雨者也使其全稾幸傳豈在古人之下乃若其詩則或長或短可興可觀是謂學問之鼓吹也其飄灑即謫仙其渾重即子美得遺音於風雅寄逸思於莊騷雖元白郊島亦當北面餘子何數焉余年二十一

時得公此集晝夜諷味如見其人故篋久留蠹蝕殆盡訪公之家則屋易主矣況集板乎每一追思悵然如失今公族孫巖尹訪尋幸得錄以寄余得鼎還珠不足喜也敘而藏之因語巖尹曰千歲而下有論世尚友者必求之吾儕相與珍惜可乎

陳西軒集序

士莫難於知道文直寄焉爾因其所寄而後知者存焉然則文亦不可忽也茫茫宇宙知道者能幾苟有矣存

而用不見於時沒而文不垂於後是非尚論人物者所惜哉西軒陳先生有道有文者也生滸洋萬山中而學得聖賢之心文接神明之奥趣詣幽眇出吻芬葩率皆蟬脫於塵濁之表其在當時與次雲老艾溪東溪西為同出是蓋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艾軒一字不輕許人獨謂公之學不緣師授其視横渠為同時獨曉者集中諸銘獨次雲曰子方子公曰子陳子而已至於其文則曰今之良者與玉同色豈不以人知黄之為金而不知白

者尤貴乎蓋為不知公者嘆也公年不盈六十仕不過一邑生不求聞於人而後之志人物於莆者亦於公缺焉金玉之言蓋於是信矣余生最晚年二十時得公月圓浥浥之賦於先師樂軒吾師深敬公者余固焚香慕尚久矣最後始傳此集於公曾孫子高觀其記序論贊頗有檀弓穀梁太史公之風古今五七言可與子昂元結浩然相上下至如桃花瑤華諸賦使孫卿屈原見之亦當擊節而西軒一首自為態度又與鮑謝爭幽潔焉

此其所得所寄艾軒不可作誰與論其樊者然公游戲於此歲月浩矣豈應所傳止爾苟非殘篇敗筴淪委于地蒸為靈芝流為醴泉則其光芒蘊積必且為華星卿雲矣又孰得而見之此余所以重惜於此書也公諱其字其興化人承議郎知長樂縣生政和辛卯卒乾道丁亥艾軒所為墓銘與墓誌在其出處言論畧見於黃鐘燕話余大母即公族孫也

丘退齋文集序

有文字來為文之士誰不欲用於世然而有不可必者天也非人也老艾一宗之學固非止於為文而艾軒之文視乾淳諸老為絶出一再傳之間如大著正字二劉季治黄懷安網山樂軒二先生黄石吳叔達是皆筆斡造化者網山奥而清樂軒奇而法雖諸高弟亦當避之然艾軒立朝不久二劉无日淺奏篇講卷已驚駭一世其餘皆以窮死使人人得吐其所有是為何等人物余嘗為世惜之兄於樂軒席下吾輩所斂袵者弱冠拔解

漕臺主司奇而敬之顛頓三十年而後得第其未第也已客於龍學信庵二趙公之門三京之役傳檄中原帛書露布皆公筆也既而往來諸閫應酬兵事或言之諸使或辨之中朝辭氣激昂議論精到傳稱執訊之書史詫戎風之檄丸何遜焉在昔有唐徐濠書記宣州賓客如退之所記所稱率皆由藩府升朝廷大用者相踵主人勲業方新而丸之鏡中蛇已蟠矣豈不重可慨哉乃若襄城之赴援儀真之料敵勇於李泌精於柳渾人曰信

菴之客有兄即紫巖之子羽也疾且革手為别書區别
泰張㲉𩕡字字切至而輝采爛然死生之際如此難矣
哉使兄而得盡其用則相如諭蜀之文宣公制敵之議
房喬垂没之疏可兼有並傳矣余少與兄同事樂軒筆
硯之交甚密中間南北睽離近二紀始同為乙未進士
僕南歸兄以信庵留飲别京樓握手不忍釋甫三載而
兄没於儀真甲也未亂遺稾散落幾盡今甲能傳世科
痛惜其文訪求十年所得僅爾覽之涕下曰斯文也其

用止爾耶斯人也其傳止爾耶姑為之序云爾

李君瑞奇正賦格序

自退之為詩正易奇之論文章家遂有以此互品題者抑嘗思之張說徐堅之論大也其曰良金美玉無施不可非正乎其曰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欝興震雷俱發非奇乎不妨為俱美也前輩乃曰好奇自是文章一病退之自謂怪怪奇奇不施於時秪以自嬉然則奇固不若正矣雖然李長吉辭尚奇詭而當時皆以絶去翰

墨畦逕稱之李義山受偶儷之學於令狐及其自作乃過於楚非以其為丈素瑰奇歟長吉之奇見於歌行義山之奇見於偶儷偶儷云者即今時賦體也使今人之賦有若玉溪之奇又何愧於古哉莆陽同舍李君瑞以賦得名屢薦於鄉優升於學每以奇取勝自謂之伏兵蓋前後見賞有司皆以鋪叙體得之今集賦家大小諸試自關省三舍諸郡鹿鳴以至堂補巍綴者皆在焉每題先之以正繼之以奇鋪叙之外或以韻奇或以意奇

或以句簡古而奇或以原頭末三韻兩韻混成構結而謂之正者人固知之時出之奇多有流輩思索所未及譬猶孫臏之減竈削木淮陰之背水囊沙初不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自可扼敵吭而破敵膽也以君瑞肘後方之已效之劑不自秘而傳之人得之者當萬選萬中矣然唐人論詩有六迷云者有七至云者其說則曰以詭差為新奇一迷也至奇而不差一至也是必知其至而去其迷以詩之病而驗之賦庶乎得君瑞所以傳之法

而又盡其所以至之妙余少學賦苦不能竒今老矣喜聞其說故不辭君瑞之請而為之序云爾

方君節詩序

詩有近體始於唐非古也今人以繩墨矩度求之故江西長句紫芝有詩論之譏蓋紫芝於狹見竒以腴求瘠每曰五言字四十七言字五十六使益其一吾力匱焉其法嚴如此今集中古作絶少亦尚友選家摩括極其苦淘滌極其瑩雖然渾雄之氣視昔缺矣前此我朝諸

大家數律之精莫如半山有楊劉所不及古之奥莫如宛陵有蘇黄所不及中興而後放翁誠齋兩致意焉然楊主於興近李陸主於雅近杜吁詩於李杜聖矣乎神矣乎北山趨慕遠而抱負大吟詠之適古比律為多骨氣見於豐意態寓於約不肯寄人籬下操縱自如譬之老禪不縛律譬之粹學不踰矩造之必愈深積之必愈富則楊陸心印捨我誰屬哉北山莆方氏名應發

陳子寛詩集序

子寬余鄉友也余初掾温陵子寬尉安溪留幕中性喜吟頗得閧其警語自後率數歲即一見見必以此相咨决殊有馳躪陶謝憑陵郊島之意近南歸道溪上袖此集示余曰必為我料簡之子寬去余誦之數日長短五七言皆有趣古與律俱春媚秋明姿態美矣何以料簡為哉余知其爭雄於詩未已也昔誠齋詩先後近四千首自言其作屢變一變於紹興壬午再變於乾道庚寅三變於淳熙丁酉同時尤梁溪亦以為公詩每變每進

又曰壬午以前有千餘篇皆焚矣對延之誦數聯曰露巢蛛卹緯風語燕懷春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葉舟梁溪惜其焚之公曰無足惜也然觀公見行諸集此等句既變以後未嘗無之豈變其可變者其不可變者終在耶余是以不願子寛之欲有去取也毋使他時又有梁溪之惜昔蔡端明喜作記顏每軸必識曰某處作年若干竟以自鏡也子寛年方盛吟必愈富宜以誠齋之法次第之時以變不變者自鏡豈非一樂哉

劉元高詩序

詩有射也棲鵠於侯而程工拙焉是曰的强弱力也中否巧也非的無以别之若弓之良其材有六則詩料也參均九和則四鍊也幹之心必正不正與視忤是則思無邪也射之於吟取譬若此然而的有遠近焉有髙下焉其審則在我詩亦然陶謝一的也韋柳取之李杜一的也蘇黄取之郊島一的也四靈取之隨所取而盡其能則可以追古人可以名家數不然皆羿矣今言詩於

江西大抵以山谷為的高安劉兄以山居前後藁見寄思清而興遠詞贍而律嚴求之派家神情風格皆具余竊知其所以取的者矣因以是說告之雖然射一也使如由基之於猿紀氏之於蝨何的不破哉劉兄名元高字其今為侯官宰尊公實齋余齊年也

悟書記小藁序

悟上人吾鄉儒家子習氣未忘酷好詩而喜為文向為偃溪徑山掌記謁余西省嘗以數語贈之今南歸寓朋

山所作愈富又寄以二編名曰枯崖且援信無言例以求序曰信為佛日記室僧小暇不入園鋤菜即下田使牛有集曰園夫持示徐師川師川序之易名奇䆫余曰皮毛剥落葉盡歸根是為汝宗本色貫花散花皆病也師川此名毋乃病之乎使悟而遇師川必曰枯者芽矣余因自思少亦喜吟老無所入乃獨誦翫味心珠證道諸歌人多閲保寧雪竇諸老頌古亦時有此作或者正以逃禪譏之然則余以書生而喜古尊宿言句悟以䄂

子而弄窮秀才生活恐彼此皆病也昔魯公扈趙齊嬰問疾於扁鵲鵲謂公扈曰汝多於謀而寡於斷謂齊嬰曰汝少於慮而傷於專是爲偕生之疾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迷酒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其疾皆去世而有扁鵲其人余願請之俾易吾與若之心使運使談禪臨濟孫說文章各去其病庶無攙行奪市之疑則兩得之矣上人以爲如何

介石語錄序

介石向在南山余嘗一見之道貌粹然出語有味為其
鄉人也愛之為其名輩也敬之寂久矣侍者景愜乃以
此錄遠求著語余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橫說竪說如
水漉月師既如此供通如此漏逗我又如何分雪雖然
師嘗七見浙翁末後舉黃龍三關因緣遂得關南一拳
打夫鼻孔有許儸怬有許作略生平受用不盡又欲分
付後人究竟正為誰底介石耶浙翁耶黃龍耶昔人有
云一字三寫寫焉烏成馬何況又有上碑石者又有

下注脚者莫將黒豆自換眼睛則木馬嘶風泥牛入海去也

莆田方氏義庄規矩序

鐵庵先生忠惠方公重名厚德之士也其拳拳族黨一念蓋今人所未有者既譜其六房之傳而思有以振德之每曰文正范公吾所敬慕也如公大節固不可企獨義庄尚庶幾焉顧吾力微雖未能均及六房之衆於吾禮部之後或庶幾焉中歲居朝以直道不容而去滯留

嶺閩凡七年而沒使其及還此志遂矣今寺丞君孝於其親而追思其志切切不去心解章貢之印而歸既經營薦福以祀長官之祠又剏築本庵以守長官之基爲其本房計遠矣乃即舊請琵琶槽之地隄而爲田田成歲入石三百猶未足於用也又捐田五十石以足之於是取范公遺法依倣而行聚每歲之入等第給之姑自其親且近者始故九世祖禮部而下若干人高王父福平而下若干人冠笄有饋婚嫁有饋喪葬有饋男女之

生有饋延師家塾教子若孫月有俸歲有供登科者慶
遺之秋薦入學者資送之有其親而貧者疏而賢者儉
歲而有飢乏者非次而有患難者皆有以濟助之是皆
范氏舊規也每歲季秋又與族衆共行忠惠之祀祭之
儀器服牲牢獻奠祝贊件件應法故其意蓋曰饋者惠
也徒惠非古也是必有以私淑之故器必如禮欲其因
俎豆之數而知有作聖之學焉服必如禮欲其因衣冠
之制而知有修容之學焉登降祼獻有節則朝廷宗廟

之事習焉尊卑飲拜有序則閨門孝睦之義著焉此其用意深遠又范規所無也況文正之子孫見於奉使公所紀墳山之集凡十世僅二百人今禮部而下三大房自祖父行以至兄弟幾五百人方來之益未已也吁盛矣哉此又范氏所不及也昔錢公記姑蘇義庄舉晏子之事以明之乃曰晏之仁止於生前范之義垂於身後蓋以祿賜之及不如義田之遠也余始亦是之既而思之不然也春秋之世阡陌未開田非國君所賜不可私

得邛殿之邑既辟當時所有獨北郭六十而已是所三等采地也采地廢而後有義庄之名范公嘗倡之今君能續之是又不可不知今昔之故也因併及之

竹溪鬳齋十一藳續集卷十二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三

宋 林希逸 撰

跋

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規

古人為惠於民未有不自均田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無以自濟於是有貴賤斂散之法然耿司農請於漢官為斂散也故曰常平長孫度支請於隋民自斂散也故

曰義倉後人失其意皆歸之公家於是攻亭先生本其初以復之此社倉所由作也其慮甚遠而惠甚溥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盡於官吏則盡於豪家民之無仰自若也卓山陳公為西畿常平使思行文公之法又本古人之心不聚以粟而求之田蓋以粟之藏易弊而田之入無窮視時而散約以其直十之二取而積之積之久則田可增田益增則惠益遠此豈吴人一日之賜哉因思古今良法未嘗不可久也推而行之實惟其人文

公懲在官之病而廩之於民卓山又懲積粟之病而本之於田使文公猶及知亦當嘉歎於此余閩人也恨文公之法不及於吾郡卓山來閩乃以此集見示使卓山更爲閩留其不以惠於吳者惠於閩乎民窮甚矣安得如卓山者數十輩俾推行其法以徧吾國豈非文公所望於後人者哉

趙尉尚書講解跋

孔明披書乃觀大畧或者則曰武侯豪傑之士也讀古

今之書得其畧而不求其詳遺其小而獨取其大所以
長庚亦慕樂之吁此非知言者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孔明高卧草廬籌畫當世之事思與
伊傅周召共傳捨書何以哉博以古今而求其要領此
武侯所以用其書者侯之畧孟之約也是豈易能哉史
氏謂其不求精熟誤矣不精熟何以得大畧哉余讀延
平趙君百篇講解因而思之曰書自諸傳既行句句字
字毫分縷析孰不知之而每篇之要領則得者蓋鮮今

君篇篇有解鋪叙發明該貫首末使夫人一覽而大畧皆具非用功深密者能之乎君於未第時方用功場屋之業而留意此書如此宜為恬軒所喜也恬軒工於吟論文有眼目取東萊論史之法以序此編曰譬如一二百幅公案自有要處要處云者非武侯所謂大畧乎余於此以恬軒為知言恬軒尉伯父也余詩友也

黄紹谷集跋

余初學詩喜誦涪翁諸篇謂其老骨精思非積以歲月

不能也最後鄉室植齋所編外集別集則有公七歲八歲與二十以前所作如溪上吟青江引牧童晬日巖下放言與内篇殊不相上下乃知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楊非特子美為然也紹谷為翁直下孫年十二即能文弱冠前後詩集有名者數種上追陶謝下軋郊島志趣之遠猶及於删前一家人物超詣如此誠可愛而敬者時之名勝隨集題品其推許甚至猶以老作期之是固愛吾紹谷者也然后山嘗曰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余則曰學詩如學禪小悟必
小得仙要積功禪有頓教譬之捲簾見道滅教明心是
所謂一超直入者固有八十行脚如趙州白髮再來如
五祖而善財童子臨濟少年樓閣一見虎鬚一捋直與
諸祖齊肩是豈可以齒論哉抑彼宗之法又有曰善自
保任者有曰長養聖胎者以吾儒論之被褐而懷韞匵
而沽韞而不耀闇而日章是則保任長養之道也今紹
谷與余書曰年三十二矣此昔人賦秋興歎二毛之時

余知紹谷又非昔比決無忝於涪翁矣咸淳丙寅小至前三日

跋富文方公行狀艾軒作

某少讀艾軒書知先生所與交者如方次雲陳西軒溪東溪西二鄭大著正字二劉片文隻字忘飢渴以求之幸而得晝誦夜夢思見其人嘗謂莆於是時人物如此是皆千百年間見之士何其盛哉何其盛哉今北山禮部又以遠祖富文公行狀寄余曰此艾軒先生所作也

余喜而拜盥香而誦則知富文之於老艾猶爲前一輩
老艾初年嘗問學焉然公幾二千言且以門人自稱先
生於人一字豈輕與又言公識拔溪東休齋於未知名
時而溪西亦以奇書奥義求質於公然則富文之於莆
又爲諸名人所敬畏者是爲何等人物惜其文未及見
而遺言卓行僅於誌狀中得之使此數紙不傳後來誰
復知者北山方有盛名於世今既表而出之富文之名
自是顯顯矣方輿之後八世殿中祖以孫著表于河東

北山其有焉

給事丁先生奏議跋

公早以賦鳴莆之言賦者宗焉既而他文漸出人始得而誦之此僕學於莆時也及公登朝首傳火後一疏兩學同舍皆曰簡到而深切猶勝於習庵公之名於是大矣俄而改紀公始義劾彈文諫藁遂與洪王二公角立此僕為諸生時也甲午公督監闈僕以詞賦為公所許常時造榜上三名必諸經公問何故吏曰是為一色教

官公曰教官非斯人乎誰乎寘之第三至今以為例開院僕以門生見始知公為世偉人也僕既誤竊虚名公每見必喜曰余於兄文不愧此眼既别南歸五年而公没哭之溪上墮淚者數日每懷知己之恩必曰公今已矣其不朽者文也可盡傳乎公猶子南一僕親友也因公嗣子云亡嘗相與語曰吾叔父遺藁吾不得盡傳今十失八九吾甚痛之僕曰此宋傑之責也宋傑擢第癸卯南北宦游相見之日愈疎雖嘗聚此數卷僕未之見

也宋傑沒始得之其子覽之愴然曰公爲諫憲今孔范也公司封駁古袁李也穆陵知公最深垂大用矣天竟奪之事業既未究而生平著述寥落乃爾雖塗歸直前諸疏亦失之是豈可以六丁爲諉豈不惜哉雖然此集之存固少其間乃有著蔡於耶綿者有藥石於沉痼者有逆鱗而輸忠者有捋鬚而犯難者諷之味之可喜可愕而且春明玉潔波折瀾回斡之毫端曲盡其妙即此而傳亦不朽矣獨散語韻語儷語經評史斷有嘗及聞

見者片紙皆不留是則可為斯文惜也至如公之大節則端平親擢猶鳳鳴朝陽公之所以名於世者此時也嘉定之進致我以名公何嘗一識哉嘉熙之留實上所眷公豈容遽去哉當時在朝豈無三變兩來之士而公居其間獨為全節此穆陵所以屬意者大而惜其憗不遺也後村為公銘墓煩得其心論甚正而辭甚悲死者而可作也公必以後村為知已而人亦以後村為知言

跋方持叟歲寒三友制誥

毛中書傳退之試史筆也當時之士且笑且怪子厚至為之解嘲豈非駭所未見耶然東陽沈作喆彈文前此矣以朝廷體制用之游戲似非退之作古其駭也何故爾後遂有以竹夫人木居士為頌為贊者儀曹以為善謔當矣昔安晚先生以帝師留經席時取文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繼而作者不翅數十家既又轉為歲寒三友除授余向留京已得之同朝臨川吴萬叔及還三山得之憲幙四明張立道二兒皆嘗以詞學應選矣

今莆陽方持叟年纔弱冠兩薦於鄉西上過門乃以此卷相示後村許以年少而筆老意高而語綺信非虚美持叟此行必擢高科登膴仕他日本色文字官舍我又誰屬因思宏博一科嘉定大臣以私意廢士亦弃不習遂使公朝兩制之選每歎乏才既設小詞科又欲秋試增為四場豈亦聞鼠尾帳之誚乎使今世友朋皆如持叟於進士業之暇游戲於斯文字一機爾豈有難能者哉常楊蘇李將層見而疊出矣

林君合詩四六跋

今場屋之士為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哂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余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爾脫穎策之吕伯恭林夙永嘉論之陳君舉戴溪前輩賦之葉初陸唐老其人皆進士也筆力所到何所不能邑士林兄君合袖儷語一通訪余溪上以其所作五七言四六數篇下問且求跋妙年場屋未了而餘力及此汪洋有

餘趣向頗異是非兩能者耶又何惜數語然學貴自知求知於人未必以情告我江湖諸友人人有序有跋若美矣或以其淺淡則曰玄酒太羹或以其虛泛則曰行雲流水疎率失律度則以瑞芝曇華目之放浪無繩束則以翔龍躍鳳譽之譏侮變幻而得者亦以自喜後村翁每以錦褁刀為笑者此也余素不然敢以情告叅之離騷致其幽叅之太史致其潔此予厚言文者凡作皆然君筆進矣更以二字求之老子曰惟能病病是以不

病他日當以余為知言

跋東坡與蘇丞相頌五帖

山谷云東坡簡札字形温潤無一點俗氣觀此卷真所謂筆圓而韻勝也前一帖借金帶乃初除從槖時第二帖獲譴時升沉轉眼榮辱兼之由今而觀並可一笑百世人物固不可磨也

跋蔡端明遺建康杜君懿行草四帖

蔡忠惠正字為本朝第一行草俱妙然得者絶少此卷

尤當寶之

跋東坡默化堂三大字帖堂名坡所命也

三大字神全而韻勝其說尤美此坡仙儋耳所作與者果誰歟公方見仇於世而能求此於公亦賢守將矣體四時之運而無容心於其間付苦樂於偶然而隨所寓以自適此先生養性之法也豈直爲牧養之妙乎默化之名奇矣哉雖然四時化萬物亦化其不化者長存此先生之帖所以傳先生之名所以在也

跋山谷與魏彭澤四帖

山谷元祐八年七月除編修官時方服除紹聖元年除宣城改鄂渚六月離城下八月至彭澤四帖皆此時作所言三前執政微仲鄆州華老蘄子由筠之報紹述之禍萌芽矣明年先生去黔中矣今片札寸簡百世寶之而子厚諸人字誅筆撻童稚鄙惡得喪榮辱果何如哉

跋摩詰看雲圖註云襄陽米友仁元暉丹陽釋梵隆茂宗同作

陸平原云情見於物雖近猶疎神藏於形雖遠則密觀

此筆者必以是求之苟知其趣莫問誰作

跋玉融林鏻詩

詩雅道也幾敗於唐唐人以為進士業也然而不敗者李杜韓柳元白諸賢不可得而束縛也今世之詩盛矣不用之場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為游謁之具者少則成卷多則成集長而序短而跋雖其間諸老亦有寓箴諷者而人人不自覺所以後村有錦褁刀之喻余常恐雅道微矣今玉融林鏻吾邑佳子弟郭外之田足以

自給原夫之技亦頗自力而喜為詩親袖此冊不遠訪余是其意蓋有所慕而非江湖友朋之比余讀而喜之曰詩有鍊字鍊句者有鍊意鍊格者此香山居士舊法也然不止是風雅之傳幾千載古今作者幾百家或喻以彈丸或喻以組繡或以比洞庭之合樂或以比龍淵之探珠先後形容猶可置喙至如樂軒先師嘗論洪苢三章曰譬如晴空一聲霹靂令人言詩豈知有此境界子其以是求之幸而有得則四鍊之工固在於詩之中

而自喻之樂則在於詩之外矣

題子真人身倡訓集

右五言三百首石塘林子真所寄也超倫絶類出人意表始若可駭徐而愛之曰是詩也非詩也真詩也詩之所以為詩不如此也然而必如此也何為而不如此梓匠輪輿各有規尺是豈規尺哉何為而必如此蕢桴葦籥自為鼓吹此非鼓吹乎規尺之常人人知之鼓吹之妙非有道者不知也則後無詩固康節言之然擊壤諸

吟何愧於古彼其規尺豈與古同所以鼓吹者同一機也康節之後又無詩矣幸而子真得之子真之規尺豈與康節同哉惟其不同所以為同同則不同矣雖然難能也亦難知也世無康節人必不知之雖然幸而不知也人人知之則我不貴而機泄矣抑不知子真知之乎人知之乎身知之乎倡者知之乎訓者知之乎皆不知也則余又何以知之子真囑余為之勘辨如斯云者其知乎其不知乎

題徐先輩家傳

正字徐公以文名於唐末誦其賦者與樊川香山共夸詡也遇非其時名高位下釣磯固在而文緒浸微直至建炎始有族孫著作一序又寂寂焉雖詩賦儷語數卷探龍雅道諸集而世莫之見至有遺佚不存者寶祐以來十一世孫平父始收拾其書採摭遺事求其年月而譜之辨世俗訛傳列所作先後於是賓鴻於審知之閩捋虎於大梁之朱温未簒適放榜公既第不至汴往來

致光諸賢之帖感詠天祐末年之變忠唐之心歸隱之
操出處本末始備而大節著矣平父於公可謂無忝獨
惜歐宋二賢共為唐史不見張文定所記九國志所傳
使公之名不得與龜蒙表聖共入卓行隱逸之間不為
無遺恨也雖然今平父名列龍飛魁亞行即顯融文章
節槩當與公共為不朽又何取於傳不傳哉

題徐少章和注後村百梅詩

在昔聞人有注前人詩者有和前人詩者未有且註且

和者獨趙次公於坡老為然數十卷之詩和盡而註又特詳此人所難能也今徐君少章以後村翁百梅絶句註之和之援引博而用韻工勝於人遠矣然翁詩六七千首百梅特集中一卷爾凡若了場屋之事能盡為翁註之豈非朋友所望唐詩家李義山其用事最精密世所喜讀者而苦於無註開卷茫然良以為病况翁詩比義山數倍而句句用事融化獨妙他年若無註本尤病於義山前輩云任淵史㑹註陳黄二詩多得於同時及

門之友故其閒畧無差舛今翁澥詠午橋樂接引後進有疑可以面質將有勝於任史矣吾友其勉之

跋鄉僧詩集

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山谷詩甚富而選者為內篇放翁詩萬首嚴陵以前存者二十之一誰實去取之誠齋舊詩亦多削去尤梁溪以為可惜亦不肯留其自信如此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况退之有云人笑則以為喜譽則以為憂將使人選其笑

者歟選其礐者歟上人昔以此集示余嘗説偈言矣又欲求去取焉余乃以自信者語之非斬也抑余又有語上人景淳藏作山居詩十首甚工其師寶峯見而諭之曰此詩不減瀧溪第恐世以技取子而道不信於人今上人欲了單傳之事而用工於此道進於技乎技進於道乎留以自玩勿示人可也

跋蔡伯英四友集

退之毛穎或者以為俳子厚獨以詩之善謔史之滑稽

比之四友除謝之作亦猶是也初安晩先生留養魚莊僕以大字時奉燕笑先生偶出此數則僕戲和之既而後村亦和之爾來作者甚衆今總幕蔡君又出此筆於諸作之後抽擢愈深排比愈巧四六家之能事君實有之不妨於此游戲也昔夕郎王是齋取前漢諸大傳盡入駢體作漢制一冊進之阜陵遂見擢用君方游諸老間知已不少若此集因以上聞他日詞垣之命南澗不得而遜矣

跋靜觀小藁

靜觀小藁余友人傅子淵所作也其詞清放而意閒適余方得而喜之客有過余而見之者曰子淵之詩美矣其自名者奈何余曰太極一圖所主者靜夫子言詩曰可以觀子淵學聖門而宗濂洛者意以是名之客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歌之不足至於舞蹈觀奚靜窈窕尋壑崎嶇經丘登高而嘯臨流而詩此淵明得於游觀者靜奚觀余曰不然柳月梧風先天翁擊壤詩也伊川嘗

以非風非月美之而翁之自叙則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物寓言因言成詩子淵之靜其得於康節照物者子淵之詩其得於康節觀時者乎奚疑然則子淵之詩似擊壤乎曰余聞方外諸友謂子淵雖以吟事為樂而觀心靜定之學所得者與詩其土苴爾客起而拱手曰然乎滋可敬咸淳丙寅臘月林某書

跋趙次山雲舍小槀

江西詩之冀北也派家行而誠齋出後村評中興家數

以放翁比少陵誠齋比太白而文公昔嘗病之豈以其變化如浮雲激射如飛流有非繩墨規矩所可限者然非病誠齋也病學誠齋者也今江西諸吟人又多祖陶謝矣陶謝詩之典刑也不假鉛華不待雕鐫而態度運成趣味閒適一字百鍊而無鍊之之迹學者亦難矣白雲以詩名江西次山白雲之子也余識白雲於京師而得兄於鄉幕廼以此編見示自命曰雲舍小藁步趨陶謝而隱然有誠齋之深思五言如飲酒及飲酒社日雨

聲秋懷雲卧諸作七言如重午夏日生春春晚守歲唐律絶句工力到而興味深余讀而愛之知兄方盛年吟事進進未已白雲集未盡見而得此作乃翁不死矣遂題此以為白雲賀

劉候官文跋

文亦難工矣雖從前大家數亦未嘗不磨以歲月而後得之自韓退之有如是者有年之説至老泉乃曰其始也駭然以驚其久也豁然以明及其胷中之言日益多

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再三讀之然後渾渾乎覺其來之易也此非沉潛之深悟入之奥無縁有此語雖然不如是而已也老泉此書方以請於歐公故其言有不容盡者若退之所謂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斯一轉又有黄芽化雲之妙非傳心得髓者未易知也山居劉君少掇髙科而學問不少輟其為文日鋭日進正如秋水方至而波洄瀾激姿態横生今觀此集有豪爽似曼卿者有崛强似徂徠者其間紆餘夭

矯又有文潛少游之遺風他時霜降水涸一見涯涘當知退之所以迎所以察所以肆者其不名家矣乎比因南來訪余溪上與語及此君以余為知言遂書集後以歸之名其余同年實齋侍郎之子也咸淳五年五月日林某題

跋忠定晦庵與井伯林僉判諸帖

井伯林公父軒先生猶子也父軒在時容於忠定之門所交多當世名勝紫陽尤敬愛之此帖二十有七皆二

公往來者也忠定在閩欲致福公晦翁不可而公亦不
肯一出帖中所謂學可再招不至者網山也公為舊容
網山為壘垠皆重於一舉足如此而忠定拳拳之意亦
異於將相不俛眉者矣豈不兩賢哉紫陽在漳以經界
訪求人物公亦不一就之諸帖云云或及時之大故或
訪以所述何業或曰欲質所疑不可得紫陽豈輕予人
者又礬書一事有如後村所記東巒信偉人矣余又聞
東巒夫人田氏也既發而嫁諸女皆名家歷山陳君作

哲其第三倩也陳君得璋夫人以錦囊送此諸帖以代犀錢王果曰可抵千緡非艾軒姪婦安有此語聞者皆笑而陳氏獨寶之今叔謙因平父山長寄以示余而西山後村臞軒手跡俱在思前哲之浸遠而題跋諸賢亦不可見感慨不已書而歸之叔謙平父皆艾軒諸孫也故家人物遺風尚存好尚如許艾軒之書其有傳矣咸淳己巳立冬前一日三山林某書

跋艾軒讀離騷遺蹟

靈均之文龍驤鳳躍神鬼神帝不可以筆墨蹊徑求之此從上諸老所傳艾軒先生之語先生於書具如許眼目而此卷隨條雜記不厭煩碎必少年初讀時今集中有以騷發策者議論頗相出入豈非究其纖悉而後盡其底蘊乎此真讀書法也乎父徐山長其外大父井伯僉判也於老艾為外諸孫擢第來歸極意訪求先生遺蹟所得頗多而真贋相半蓋莆之前輩風流慕尚學艾軒筆札者甚衆故有虎賁似中郎者此卷其真也乎

父寶之咸淳五年十月後學林其敬書

跋徐平父所藏蘭亭二帖

山谷謂右軍蘭亭無一字一筆不可以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此卷二帖皆摹而又摹者與余所藏頗相類雖其閒有失真處然亦有可心會者以山谷之語求之則可竹溪林某咸淳已巳九月已巳書可以心會亦山谷跋中語

老艾遺藁跋

此卷是為艾軒先生遺藁曾孫白杜方君之性所藏也前數則有為幸學紀事者有為經筵故事者有為二廣論鹽法歲計者有為榻前擬奏者此先生在西掖時也最後細書密行有論西漢顏注者有論大易乾坤二卦者有論顏子學問先後者此先生為著作與南軒東萊鄰居時也其間至言妙義如曰自堯舜以來宇宙之間始曉然知有帝王之學如曰體乾坤二字之義惟天惟地可以盡之不當說乾便指天坤便指地又如南軒曰

回終日如愚當時問學中間一節先生曰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是初學無疑鑽堅仰高以至欲罷不能則是中間一節非先生無此見也非先生無此言也余既得而讀之因曰是雖殘篇敗楮真蹟能幾而論其世想其人其於朝廷則有君臣遇合之懿焉其於班行則有朋友講論之懿焉其於家庭先生口占而東㦯筆受則有一門父子之懿焉是豈千金之璧所可敵哉方君其珍之咸淳五年十月十五日林某書

老艾遺文跋

嘉定壬辰岩仲初解褐余方補上庠與岩仲飲别彚征曰兄老艾外諸孫也先生遺文散落殆盡兄之責也岩仲得尉尤溪需食數載搜獵殘缺之文不遺餘力乙未余成進士歸方盡見其所得者搜獵猶未已也每得一紙雖三數行亦必馳以見質其閒亦有諸生傳録而論議失真者余稍能辨之遂不以入集已刋之莆番兩郡矣年來諸友又有得於故家而集所無者或以見遺大

抵有若似夫子俳優效叔敖益信岩仲所選之精可無遺憾今性仲訪余溪上又出此數則余謂太史公之書必揚幼安所傳為真褚先生雖為補遺或者未免疑之古今之事皆然敬書遺文之後以俟具大眼目者

諸賢與爻軒書跋

頭一帖忠定書也忠定與先生書如家人語余得見多矣次兩帖乃留丞相章貢所作時先生猶在朝也最後范石湖數書如作英英堂託先生求張余曾三公畫像

皆所謂桂林伯者如厭諸妓所歌俚語則因誕節哀蘇黄舊作委吏教之曰盡洗蠻煙瘴雨亦與先生言之又求古端舊石意故家有得於未閉岩之前者風流好尚豈俗吏所為哉使人讀之如見二仙相與倡和湘南樓時奇矣

諸賢與東巒書跋

東巒為艾軒先生猶子獲交諸老間此卷乃忠定晦翁益公兩游公李鴈湖諸賢手帖時東巒或未解褐也方

君彦惠得之其子性仲出以示余又在歴山陳氏所藏趙朱四十帖之外陳亦東巒之倩與方為襟友東巒四女蒙仲乃翁亦倩也然此等書帖多留方陳二氏而他倩獨無何也聞岩仲向得以入集者亦皆性仲借之此帖雖存岩仲木已拱矣為之悵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四

宋 林希逸 撰

四六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臣必慕君終身之謂大孝喪無過禮天子以達庶人既終遏密之期敢伸梵唄之祝大行皇帝陛下乘雲獨樂慧日同輝渭北出遊之衣冠第勤追慕天上已成之宮

關永遂逍遥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千歲厭世至於帝鄉德憂罔極三年服喪達自天子禮必有終祥而曠然嗟何及矣即梵宫而祝讃合率土以悲號伏願大行理宗皇帝與道逍遥在天對越廟配太祖為百世不遷之宗聖即如來有萬刼長存之性

丁卯賀郊祀表代作

中國一人祇龔寳圖之慶正月上日肅陳圭邸之儀熙事備成受命用懌恭惟皇帝陛下儼君臨之始弘郊見之恭湯又日而日新德隆昭格舜薦天而天受禮重肇禋柴燎而霄景穆清鑾回而朝光絢爛符萬國謳歌之望昭先皇付託之明宗社尊安神人鼓舞臣際時龍御與數駿奔丹鳳樓前幸俘從而班賀金雞赦下知喜動於驛馳

丁卯賀聖節二首

鴻名鏤牒備天下養以為榮虹節稱觴與佛降生而同慶敬憑清唄仰祝遐齡壽和皇太后殿下如月之恒俔天之妹其來有自諸仙振金策之鄉惟休無疆萬歲並瑶池之母叨利天之佛母方慶誕彌金輪王之如來相期示現合臣黎而欣戴資梵唄以虔祈皇帝陛下介福萬年並明兩曜昨日今日瑞迭紀於虹流先天後天壽永齊於鼇立

賀生皇子表 戊辰閏正月六日皇子生代作

璪旒髙拱萬年方頌於怡愉銀榜儲休彌月載歌於覃訏懽騰鼇抃祜篤燕詒恭惟皇帝陛下惟德紹明自天施祉帝天之功九叙洽於羣生華封之祝多男得於一索況昔惟誕節瑞當蓂莢之五生今閏亦建寅數比雪花之六出以聖祖神孫之繼美知皇天眷命以無窮臣等際世重熙逢辰大慶吉日維戊肇開暉暈之祥千歲為春可卜治安之盛

賀皇太后表

惟聖憲明受茲福于王母今天命哲肖其德以神孫懽奉東朝瑞騰北闕伏惟皇太后殿下德備姜任之聖壽齊箕翼之長帝捧瑤觴既先天後天之同祝祖詒玉葉又五日六日以相仍閏亦建寅帝為施祉即造物安排之巧知皇家眷祐之隆臣粗綴班趨遥陳表賀怡愉問膳喜看朱芾之祥歡笑含飴竚見緑車之侍

賀皇后表

萬年為母奉太后以怡愉一索得男歌生民之岐嶷懽

傳萬宇喜動六宮恭惟皇后殿下以坤承乾如月嬪日諫而脫珥朝必謹於雞鳴祺以禖兮占喜符於熊夢福隆基祚瑞寔堪與臣逞企椒塗重仰華祝小星及下之惠宜爾繩繩後天不老之期相維穆穆

賀丞相進封魏國公劄子

位峻上台國隆新命爵尊以勸屢辭尚父之師官無可酬特錫大名之魏勤勞既懋謙遜尤髙共惟其官旋乾轉坤功成再造扶天浴日翼贊兩朝屬當訪落之初綽

著無前之績仇魚之蠹重室曾龍之徑掃清詔令罷行皆先帝欲為之志弓旌收召多前朝未至之人修內攘外而德威彊開忱布公而容量大氣象挽回於慶祐聲華遠輩於伊周快活新條丕變一和之效明良嘉會共期千歲之安某欣際熙明遥瞻穹邃雖少陵已老敢忘左丞誦句之恩恨史克不生莫繼周室啓宇之頌

賀丞相除太師

國重元勛階崇極品茲惟右矣宅揆宅準以式四方曰

吾師乎為仁為義而澤萬世維垣之遜必陟告廷之命又新喜動埏垓輝流簡冊竊以宗社之重所寄一賢古今之難莫如二事諧令王以敬德時惟升師之伊保冲子以居師是亦征東之旦自漢唐以來鮮此惟殷周之老兼之乃若皇家非無名哲澶淵之冦遺恨於天禧好水之韓始稱於嘉祐呂相有不名之寵於平世何為紫巖任中興之功而末揚不與蓋嘗觀田文吳起之問答誦采薇天保之聲詩我思古人式至今日恭惟某官盛

德元老耆儒宗工聲猷遠輩於典謨勳烈徧銘於彝鼎力侔再造在長江飲馬之初忠濟兩朝實大寶遺龜之際搢笏垂紳而聲色不動諏經訂禮而冊號具嚴快活新條皆述行於先志登延衆正即詒燕之初謀屹成磐石之安亟了因山之役爾乃攀烏號而如慕奉龍輴以請行兩宫迭勉諭以莫留四海誦奏篇而竦立導恭八晏歸秩九虞清廟之對在天心質祖宗而無愧咸池之浴出日功於社稷以愈隆爰即止垣榮躋絕席殊哷撝

謙之志實無可酬之官雖韓以勛潞以年未有如公之全美使河如帶山如礪所宜與國以長存弼予一人期之千載某叨居化治喜際明時卑棲莫望於鵷嚴踴躍敢鳴於燕賀第慙拙陋曷究形容如正台之席而啓黄扉公何樂此追先帝之遇以光遺德世所望焉

賀魏國公再拜相

九垓宣制元老還朝令王即命曰功宗方切時中之念先帝寄臣以大事敢忘陛下之忠是以袞歸能令鼎重

嘗謂甘盤舊學姬旦大勲高宗興罔顯之思迨容遯野成后有弗知之悔猶待反風是皆簡冊之夸談未盡君臣之全美卓如今者皇乎盛哉共惟其官以文德規乾矩坤以鉅力扶天浴日保金甌而無缺茂著勤勞奉玉几之末揚具明忠孝登延衆正允契詒謀快活新條無非先志既奉襄城之駕功即方中樂慕子房之游疏却復上扁舟徑渡飛鞚莫追宸章疊十數以苦留朝紳隨班次而迭奏謂唐於裴令所謂佩安危之身漢去鄼侯

信如失左右之手庚牌沓下丙枕皇安殿學士與持槖以進行王叔父亦載酒而勉諭頼高帝之靈啓我幸阿衡之志幡然都人欣司馬之來天下慶紫巖之相師維尚父必成會盟一正之功心若老臣宜盡開濟兩朝之事其戀德恨去天之遠歡顔聽動地之聲蚓亦何鳴燕知有廈蒼生厚福欣聞再提筆之期紫極喻瞻但竭一瓣香之敬褰裳舞蹈端笏敷陳

繳劄

共審宸旒凝竚公袞來歸于房爲帝者師雖念授書之約予旦篤前人烈宜膺作冊之新勲華極千古以獨崇聲節比二公而兼美基圖益固日月增明某方吟遵渚之詩欣聽告廷之命亟憑儷牘僭露慶忱因思君奭序言有所謂召公不恱者訓解久訛未得其旨獨艾軒先生以爲召之不恱葢欲歸而未許也方周公東征未還公嘗獨當國矣卜洛既成浩然動念周公以二人共濟苦留之公之不恱葢此時也夫何自此既留之後終始

王室獨相兩朝三十餘年是豈淺心狹量者所知哉葢功成欲退固為賢哲之本心眷篤必留是乃君臣之大義九廟之託重則一身之計輕此古大臣事也竊惟師相先生始焉之請既同召公之心今者之留必踵召公之武翼扶初政昭答先皇萬年敬天之體葢自今日始區區排偶未竟願言敢述此比拳拳為斯世所有賀啟一通謹百拜敬具短札繳申欲望鈞慈一賜電覽擲去

賀賈平章啓

注倚眷深辨章位正兩朝開濟侔建武再造之功一老
褒崇繼元祐二公之美軍容國容之俱肅天心人心之
允符遠思盛朝喜見今日共惟其官元勲大德碩量鴻
儒和野和朝致治慕虞周之懿知兵知國禦戎笑秦漢
之疎雍頌變局而躋至寧艱難定策而了大事既弼成
於新政且蒐舉於彌文元旦奉瑄賡昊天有成命之頌
兩宮作冊續思齊所以聖之詩然後欵謁儒師以至躋
升哲祀丕煥恢弘之烈允殫勤相之勞帝方念無可酬

之官公乃有成不居之意爰登絶席就斡洪鈞聳世觀瞻對時尊禮首百辟而獨立宰臣之上定三日而一游廟堂之儀時於熈明坐而經論恩禮有加於潞國眷留期比於召公稱瑶池之觴孰若黄扉之榮養作角招之樂宜於清廟以美成其退服鋤犁遥依衮黼傳觀制詔與皐謨説命以同誇歸美君親願天保南陔之再作

丁卯賀平章生日八月八日

共審嶽駿生申奎明聚卯帝夢子而賚弼久殫啟沃之

忠時申命以登庸式協平章之治兩朝元老千載昌期共惟其官箕昴瑞儲乾坤名塞三日繼千秋之節生德於予中天成再造之功弼基自我躋時雍而衆芳和聚穆天緯而大化敷明丕宣擎柱之勞獨任賜圖之託大舜協華而類帝姬公作誥以明農惟玉皇注倚之隆而奎畫眷留之切謂天生李晟非為朕實惟社稷之臣矧時若甘盤又有股可徵師保之訓勉就湖山之賜第優崇廊廟之重臣慈闈養志以含飴瑞旦同聲而稱壽遥

想賀床之萬笏畓來御府之八珍野言富貴神仙雖山人而亦美克頌燕喜壽母何魯國之足云其扶挈正託於化鈞滌筆僭修於慶牘靜惟今昔未見擬倫潞國以德韓王以勛既備兩公之美廣成之壽汾陽之考所宜二者之兼舞抃惟深形容罔既

賀常樞密

共審誕敬制冊晉斡鈞樞躬一德以享心時則有伊尹籌千里而决勝吾不如子房朝登真儒國成强勢敬惟

其官以魁壘之名瑞世以學問之道致君二紀践敭兩
朝聞望名為殿上虎義不留而莫留拔去眼中丁時可
進而後進熛矣常揚之制凛乎袁李之風天綸奮筆以
塗歸星履拂衣而徑去先帝雅知於大器留遺後人嗣
皇簡記於直聲式至今日乃者還望之於試政位披老
於大儀熙事備成功疇咨於五使基命宥密班峻陟於
一堂益聳巖瞻嗣膺廷告萊公為大正所重蓋本同年
潞國與忠宣俱賢竚須共政其身逃空谷心企層霄晦

叔得時老固難於言仕司馬作相禮不可以無書所恨
衰遲有慙後賀

賀葉右相

播告楓墀延登槐宰招旌不至如舊學之遯于荒有衮
是歸喜良弼之置諸右宗祧增重康陛益崇共惟某官
德備乾坤之和學得聖賢之奧筆全大巧文為六館多
士之宗王立清聯名在百辟千官之上雍容出入密勿
論思其浹於下也皆仁聞仁心其沃於上者必大計大

慮社稷之臣惟顯廟堂之量如安琴瑟更張獨首諸賢而召衣冠甚偉有如四皓之來方煩公調護之時即咨汝弼承之意兩地共擎於鼇極一朝扶上於義輪弓劔是藏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麾幢於邁亦惟光萬邦而至海隅屬時圖任於舊人將旨趣還者累月九重虛竚百疏告辭朝有潞公次輔必資於司馬相惟蒙正元勲庶佚於韓王及此告麻聞者舉笏問朝問左右孰不屬心惟天惟祖宗生而佑我相須一體在時二人必如三賢

推慶歴之車主行而已將見萬國貢王朝之籍曰盛哉乎無疆惟休俾耆而艾其迹甦孤遠格合遐門闢宰路之尊隆為世道而鼔舞公來西洛想萬人環馬以共觀僕老香山雖一翁自漁而亦樂

賀留樞使

作冊明廷頒柄宥府斗魁宣化第一星而曰樞天佑生賢五百年而名世朝聳巖巖之望國隆濯濯之聲共惟某官學貫幾神姿函經濟文軋漢周而上名垂宇宙之

中射策大廷以直言為多士之冠彰纓華省即上疏訟故王之冤帝簡知於是時士期許以異日曁燕詒之謀決首鴻碩以習居固知注倚之密隆猶且從容而入出著於朝者直節孚於衆者仁聲即華使以趣還實先皇之深意持荷紫禁謅如君謨永叔之言講德青宫隱然温國申公之望嗣王纘服舊學奮庸經綸二府之間才兼文武翊贊萬微之化力盡忠勤屬時修攘加意申儆謂知兵知國莫如希文之賢况同德同心庶協裴公之

議疇咨元哲帝曰欽哉獨斡洪樞相尊等爾是必以魯經而正夷夏之分以周雅而規内外之功當使函谷泥封然後天河甲洗邊無南牧敵宜襲冠帶以稱藩聖壽東朝公亦戲衮衣而娱毋慶關家國福等山河其晚際熈明格當閒退迹遠方盟於鷗鷺才衰莫頌於夔龍為世道以激昂企台垣而鼓舞西周二老時哉如鷹之必揚元和一翁僕也雖漁而亦樂

賀後村八十劄

戕㞕名臣垂弧瑞節新吟傳纂已誇孩兒貼額之年初度銜杯恰是老子出胎之日大手時需於閣老元身壽等於壺公某夙沐殊知欣逢盛際允協周熊之兆昌伸夏燕之私輒課疎蕪仍羞觕菲僭祈容納倍切皈依三子七孫再入共游於兩地十年一賀百篇更紀於千齡

賀劉朔齋除鄉漕兼建寧

帝眷耆英詔兼臺府持兩使之節孰如朔翁之賢總大漕之權仍領南州之牧列城雷動千里春濃爲丹山碧

水而小留聽緑霧紅雲之遽召其逃閒既老知已惟公廣厦懽顔遂釣艇漁簑之適彤墀接武看龍潘驪駕之歸

賀陳提刑 淳祖

九陛疏恩七閩司臬轡絲遣使由赤霞選表而來衣綉問民稱霽月洗冤之志令如霜肅至與春同共惟其官偉矣文宗煌然政譽惟當官必於行義此先帝所以知名星渚抗言有不受之豺虎日饑持節安肯問於狐狸

雖許辭鷺序而歸實深有燕貽之意於皇嗣聖簡在勝流初元須共理之良寬書布矣正旦需好生之澤丹筆付之禁武稍迂宸知殊宻欽哉惟恤姑登孟博之車道之將行即補仲山之袞某散人號以遺老傳成蓮葉操舟息意但尋於溪友薇花殘夢回思幸識於省郎乃以堅民託之異部皇華五吾善處愧莫陪騎竹之迎短褐人更喠喜或遂扶犂之適卒然箋賀幸甚鏡原

賀吴恕齋除兵侍

疇咨闈庸趣還禁省詩書元帥方進直於老龍筆槖清
班特峻躋於司馬邦人戀嫪輦路懽迎共惟其官瑞世
一賢牧閩三載行盡世間之好事何求身外之虚名來
從佛地位中用心仁矣得於書冊子上皆學知之宜其
推行如此光偉今嗣聖正朝之始謂先皇得力之臣與
其遠惠於一方孰若歸游於兩禁有文必有武熟師友
之講聞志刑不志兵笑史家之疎缺於此獻論思之益
佇馬運宥密之籌其辱知素隆受廛尤幸雖聽頒綸而

喜預牽卧轍之情民願借留莫遏九重之眷公歸奏對

請言七聚之貧

賀洪福帥劉 天錫

帝疇法從詔領元戎兩朝之召五載之辭但見奏篇之

沓上十乘之雄七閩之寄肯為鄉部而一來吏民爭輅

於福星主相欣聞於上日共惟某官學扶人紀道結聖

知直聲發於世瘖啞之時雅操見於局轉移之後人誦

排姦之九疏我如横野之孤舟大老歸乎來嗣聖薦勤

乎出綍諫官徵不起諸公應愧於彈冠繳還紫禁之除書苦遜清湘之賜鉞有臣不召欲治其誰想宵衣之思賢至於側席即晝錦而命牽姑以起家玉音不住以丁寧輿誦又從而慫慂迫斯可矣樂則行之碧油幢下之書生何必富貴琉璃瓶中之清望竚見登庸某辱眷素隆受廛伊始兹候迎於茅慮敢牽越以箋忱老愧惰荒拙難模寫作堂而刻詩於石固知相人之所榮要路而請造於朝尚願齊王之得見

賀劉尚書生日

聽履星辰儲精箕昴歐老之生丁未昔皆謂之再來祁相之會丙申今已多於一筭為文章之宗主備福祉於元身名重兩朝壽期千歲其欣逢盛旦莫效慶忱素不工詞又恥借君房之筆姑惟存禮敢併羞野老之芹

賀徐倉兼憲明叔

帝眷一賢詔兼兩使飢者溺者既捐例卷以活其窮欽哉恤哉又證古書而行所學廷頒綸命鄉詑錦行其聽

崇臺布德之新為聖世用人而喜始了澄清之寄具知
簡記之深老固歡顏布被安凍廬之雨公宜歸覲繡衣
立霄漢之春道與時行施由閫始

賀陳提刑兼泉州

帝提三印詔付一賢紫帽雄藩特移於簜節繡衣御史
就領於金珠部曲歡呼商夷鼓舞共惟其官傳止齋涵
古茹今之學推濂溪洗寃澤物之心平反之筆春和廉
按之章霜凜即使星之躔次專佛地之拊摩森戟凝香

訏見藩條之肅連檣接舳抑令纅市之通雍容荷禁之歸迓續芝綸之至某欣聆郵令倚俟郊迎與野老共談喜即瞻於標宇雖崇臺漸遠要不外於提封

賀劉朔齋除中書禮侍

荷㝡眞除薇垣再入周使載馳之蹟方慶家歸賀公二命之華兹聞詔下九陛虛懷而圖舊三階夷武以登庸獨柄斯文即棟吾國某辱垂情於簪履喜竊聽於絲綸姑亟溯於賀忱尚嗣鳴於别悃禮樂文章之老定符巖

尹之贍鄭簡倡和之詩寧去溪翁之手

賀李侍郎兼漕建寧

公領侯藩甫頒條於上日朝分使節俾兼組以觀風九重之眷異殊再命之榮赫奕聲揺山岳歡溢閭閻某正慙溪老之寒幸入屢氓之數棠陰仍在樾蔭是依得人吾榜中四海必均於霖雨先州後天下八城重見於福星

回洪帥

紫橐油幢方秩初筵之禮華箋錦字肯貽老圃之農欲

使扶杖之癃得與曳裾之客眷隆破例蹟冷知榮適荅
桂之末除螫檐簦而莫强不容稟令有甚貿芒謫仙長
揖而見荆州豈非素願淵明稱疾而辭刺史何敢為欺

趙判府賀年劄　興化

史占新歷紀百二十日之春侯舉慶杯上萬有千歲之
壽奉慈闈而燕喜輅帝闕之鳳綸一賢得輿千里同頌
其雖居鄰壤何異廛氓未能貢賀於椒盤乃若鳴謙之
華翰元日到人日自慙溪老之陰寒卿雲若非雲徒羨

壺公之喜氣㸃叨珍惠倍劇璪藏

回林潮倅賀年

春多一月喜歷日之開端潮有三陽賦屏星之來暮內君子既遇拔茅之吉半刺史宜膺出綍之榮小留詠於柳塘竚催班於蘭省其隱几窮吟而度歲開緘愁破於清朝今年似去年對酒遥知於花好元日到人日爲鶯獨惜於冰寒

謝再任武夷

欽承恩命倍激懦衷伏念某自去闕廷久安農畝每思疇曩幸逃偃月之危機敢意衰殘獲際中天之盛旦踰分屢叨於華擢汗顔十斥之自貽齒豁頭童世鄙退之之陋囊空米盡誰憐子美之貧曲賴陶甄未忘簪履支離之鍾有粟足可斂門萊蕪之甑纔塵又嗟涸轍問鮒借矣提筆活之此蓋平章先生仁不棄於内溝德尤先於噓槁謂彼耄無能之老曾備驅馳使其飯不足於今有虧覆幬冒焉引喙慨爾垂情某敢不虔祝瓣香歸依化

治十題漁具遠師笠澤之散人九曲棹歌即訪幔亭之精舍雖捐糜之無路實戴荷以猶天

賀余宅燎黄

禋恩貤遠燎祀展儀黄制前陳誥告墓顯親之志綠袍後拜兼呼班擢第之榮福萃一門輝聯三世𠔥自慙倚玉莫預炷香善積慶餘侈有子有孫之美利成宰徹想為賓為客之華薄效菲輶厚祈容亮

賀余帥參生日

轂城喜氣蓬島瑞光是月先立秋適生申於五日有星曰南極宜介壽於千齡姑湍酌於兕觥竚飛來於鳳詔共有慙葭倚薄致芹恭同是黄冠堪笑兩翁之岑寂遥瞻華佩阻陪諸客之歡娱

回福清薛宰劄　夢桂

門外三尺草底闃蒲艾之香河陽一縣花猶念樵蘇之老朅來華染訪逮衡茅倚馬揮毫巧矣抽黄嚳白寵鵝包黍加之重碧輕紅辱專价之肯臨知可人之厚愛鳴

琴餘暇少看競渡之龍舟召札佇盼即見催歸之鳧舄

回丘司理

謝乃翁退庵集序

還兄先集幸爾署銜惠我長箋得之銜袖古云三不朽貴如翁之立言教有五大倫忘其友則非義所幸蠹編之猶在雖非鴻筆以奚辭慨懷一生一死之情可無有子有文之喜若為言謝弗稱知慚樂莫樂於相知嘆斯文之已矣序者序所以作庶後世其知之

代後村遺表

投紱歸來之以抱病日深闔棺就盡之時懷恩天遠將隨土化敢罄私忠伏念臣夙慙瑣尾之蹤橫被蛾眉之妬幾更頻使動觸危機愛憎並起於虛名毀譽皆傷於過實固嘗負妄男子之譴幸不加刑然卒叨先神后之知召而賜第逆旨塗歸而又去充員祿直以重來家忌是仇十年不齒輿圖中復華顛幸際於改紘扉掖兼除紫橐仍陞於曳履瓢囊至蒙宣索奎文特示褒嘉疑福過以乞身拜宸頒而稽首寶箑親題之句御墨猶新籩

金内出之珍歸裝騾富寵加一老榮倍二疏奈還笏之
未幾痛遺弓而何及今皇新命方欣扶杖之觀古我舊
人亦軫遺簪之念老龍華而過望肓龜藥以弗痊逮此
新春乘之他證分揣僥踰之極理安夢覺之常況其年
八袠又加三此在昔諸賢爲絶少所恨涓塵莫效終始
何裨竚閟泉扃指他生而自誓遥瞻霄漢盡垂歿之悲
言伏望皇帝陛下體道清心尊賢敬故能保民則能保
國知事天則知事親楮下物昂節用當由於上始敵强

我弱攘夷莫急於内修毋憚憂勤而喜小康毋縱窺覘而干大政思再造之艱必申嚴屏翰守兩箴之訓必如見羹墻于以奉太母怡愉之歡于以荅穆陵付託之意臣萬事足而欠一死身無憾於九京羣枉杜而和衆賢國願安於千歲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四